

陳鼓應，

談《這樣的詩人余光中》



古代呼聲

陳鼓應著



數年前讀過陳鼓應一些著作，主要都是哲學性的，其中包括“存在主義”、“莊子哲學”及“悲劇哲學家尼采”等書。當時對他並沒有怎樣的了解，他的作品也沒有激起我任何特殊的感受。直至近日，在書店中買到了他較新的兩本著作：「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及『古代呼聲』，一口氣讀畢之後，使我對陳氏頓然改觀，他讓我們看到一個處於逆境中的知識份子充滿虎虎生風的戰鬥精神及獨立不阿，不諂媚權貴，敢為廣大人民說話的氣概。一句話，是值得我們鼓掌、歡呼的。

上述兩本書的性質頗不相同（一本是文藝評論、另一本是對古代思想的論述），然而它們有一點却是共通的，就是透過他們，作者有力地表達出他個人對時代、國家、民族、學術、為人的見解，雖然他的看法並沒有什麼新鮮的地方，然而處身在一個封閉社會中加上所受的壓力，敢放言高論已經十分難能可貴。陳鼓應這位充滿正義感的知識份子比他們批判的買辦文人余光中，真有天壤之別。

對余光中的批判，陳氏可謂不遺餘力，當然這並非意味着他們兩者之間有任何的私人恩怨（見「這樣的詩人余光中」頁一四四，以下簡稱「這」）而是「由於我（陳鼓應）覺得他（余光中）的詩中一向向未被文評家指出的頹廢意識，色情主義以及崇洋辱華思想對於文學，對於青年，都有不良的影響。」（「這」，頁六五）

細讀一下陳氏書中所摘引的余氏詩作，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替後者的買辦頹廢意識作出任何的辯白，它們充份表現了中國傳統的幫閒文人（身兼文化打手之職）惡劣可鄙的咀臉和陋習。

不過激發起陳鼓應批判余光中的動機主要是由於「狼來了」一文，這篇文章是鄉土文學論戰一開始時余光中拋出來的、陳鼓應

認為：「他寫這種文章顯然不是出於討論問題的態度，而是向作家拋『血滴子』。」（「這」，頁一四四）余氏的「血滴子是否為反共而拋呢？非也，原來余氏心中有更大的「私人隱憂」，被陳鼓應一語道出：「實際上他寫『狼來了』的真正動機，只是因為有一羣新起的作家影響了他的作品的市場，吸引走了他們的讀者，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使不惜使出迫害新作家的手段；說穿了，如此而矣。」（「這」，頁一四八至一四九）冠冕堂皇的「反共」揭穿了原來不值一文，身為『詩人』機心如此之重亦復可嘆也！

我們中國舊謂：「詩言志」，可見詩是作者藉以表達個人內心所思所想的一種藝術形式，正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通過詩句讀者可反溯直探詩人的內心世界，除非作者對自己全不負責，否則所寫的詩就該是作者最由衷的心語。陳鼓應透過這種方法，扼要地暴露出余光中的崇洋媚外、色情頹廢、蔑視祖國人民的「心態」，成績是不俗的。在嚴厲的批判中也夾雜了陳氏的諧謔：「余光中成天在做夢，據他自己說：『醒時常做夢』（蓮的聯想）『闔眼夢，睜眼夢』（敲打樂）當然他最愛做的是『金色的夢』（鐘乳石）世紀的夢。『種一段天鵝絨的往事，我睡着』，於是他『夢見一個王』——『天上的王』，一個『藍眼睛的王』。他所夢見的『王』是『藍眼睛的』，於此，其心之所向，可想而知。」（「這」，頁二七）發夢也惦記着外國人，這就是余光中媚洋心態的最高反映了。

像陳鼓應這位不畏強權壓迫而敢說真話的知識份子，却不幸身處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裏，其境況之困頓自可想見。在「古代呼聲」一書的小序中他說：「我所有的作品可說都在逆境中完成的，寫這本書時，我的處境尤其困頓。」在「這樣的『詩人』——余光中」一書的末尾附錄了一篇訪問中，當陳氏

你夠薑！

葉積奇

被問及他近幾年的生活狀況時，他感慨地說：「從何說起？好坎坷的一段心路歷程。像我這樣一個唸書人，教書和寫作是生命中的兩個主要的部份，長時期不被允許，想想看，一個政治犯也有刑期，但我的受制期却遙遙無期。五年來，我……處於極度的逆境中……在長期精神困頓的情況下工作，對身體健康已構成很大的損傷。」（「這」，頁一五二至一五三）讀到這些話，我們能不為他感到難過嗎？

雖然陳鼓應遭到這樣的困厄，他不單沒有退縮、沒有像余光中那樣對國家和人民感到失望和加以誣蔑，反而充滿信心和勇氣地說：「面對中國的苦難，一個人要決定的，重要的不是羞恥感自豪的問題，而是如何拿出勇氣和決心來面對苦難和殘缺；面對中國的苦難，不是蓄意去逃避它，而是要如何投入去改善它。（「這」，頁六一）單是這番話已值得我們肅然起敬了。這種高尚可敬的精神，又豈是那位說中國是條辮子、中國逼他發狂、中國令他早衰、中國是一場慚愧的病、七億人民是蛀蟲的買辦文人所能理解的。

在「古代呼聲」中，透過研究中國的古代思潮，陳鼓應借古喻今地談到了不少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在文中寄托了他心底裏的不平憤慨和憧憬的理想。在「詩經的民聲」中他高度讚揚了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認為它「真切的表達了它那時代的人民的心聲」（「古代呼聲」，頁五七，以下簡稱「古」）在「堯舜禹的看法」，指出了他們思想中進步和局限的地方。在「墨家的社會思想」、「墨家的非儒」、「法家思想述評」諸篇中，陳氏高度評價了墨、法兩家的思想，指出了它們在對抗儒家的人治主義和復古守舊的傾向上所起的進步作用。在「楊朱的個人主義思想」裏認為：「楊朱篇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給現實主義者提供理論基礎的一篇文章，而其現實主義仍富有理想主義色彩，它的

理想人生是：物我兼利、人人過着美好的日子」（「古」，頁一八四）對那些執着楊朱一句「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的話就指責他是極端自我主義者的朋友，這篇文章無疑可以給予一個嶄新的思考起步點。在「范縝的無神論思想」一文中，作者充份肯定了范縝的無神論思想，對他的不畏強權、拒絕「賣論取官」的高風亮節精神毫無保留地加以讚揚。今天我們在陳鼓應身上不是可以重睹一點范縝的影子嗎？

全書的末尾附有「論語學而篇評析」一文，這是篇精彩的「批孔」文章，借着對學而篇的評析，作者對他目前所處的社會之政治制度有辛辣的批判。（舉例說，對「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段話的評析，直搗儒家因循思想所易引生的流弊，對台灣社會今天的現實狀況有頗大的指斥，是任何讀者都可以從字句行間細味出來的）

可嘆的是，在今天的社會裏（包括港台兩地）還有一些食古不化，擁抱着儒家殘骸的死硬派，他們對現實的問題由於沒有實際的解決方法、惟有乞靈於過去幽魂的助力，認為「六經足以為萬世法」，無視於整個世界的日新月異的發展，阻礙着社會思想的推進和解決。假若他們能平心細閱一下陳氏這本「古代呼聲」，我想不無小補。同樣是一本古書，有人從中發掘出生命力和可資現實參考的地方，亦有人將它教條化，桎梏着人類思想的真正解放，倒退進古代的迷夢中。現在是夢醒的時候了，陳鼓應將沉睡在古代迷夢中的人大力拍醒過來。

陳鼓應，你夠薑！

補記：在此向設計「這樣的『詩人』—余光中」一書封面的楊國台先生致敬。你「操」得好！你也夠薑！

七九年五月十九日完稿
七九年五月廿六日定稿

這樣的「詩人」 余光中

· 陳鼓應著 ·